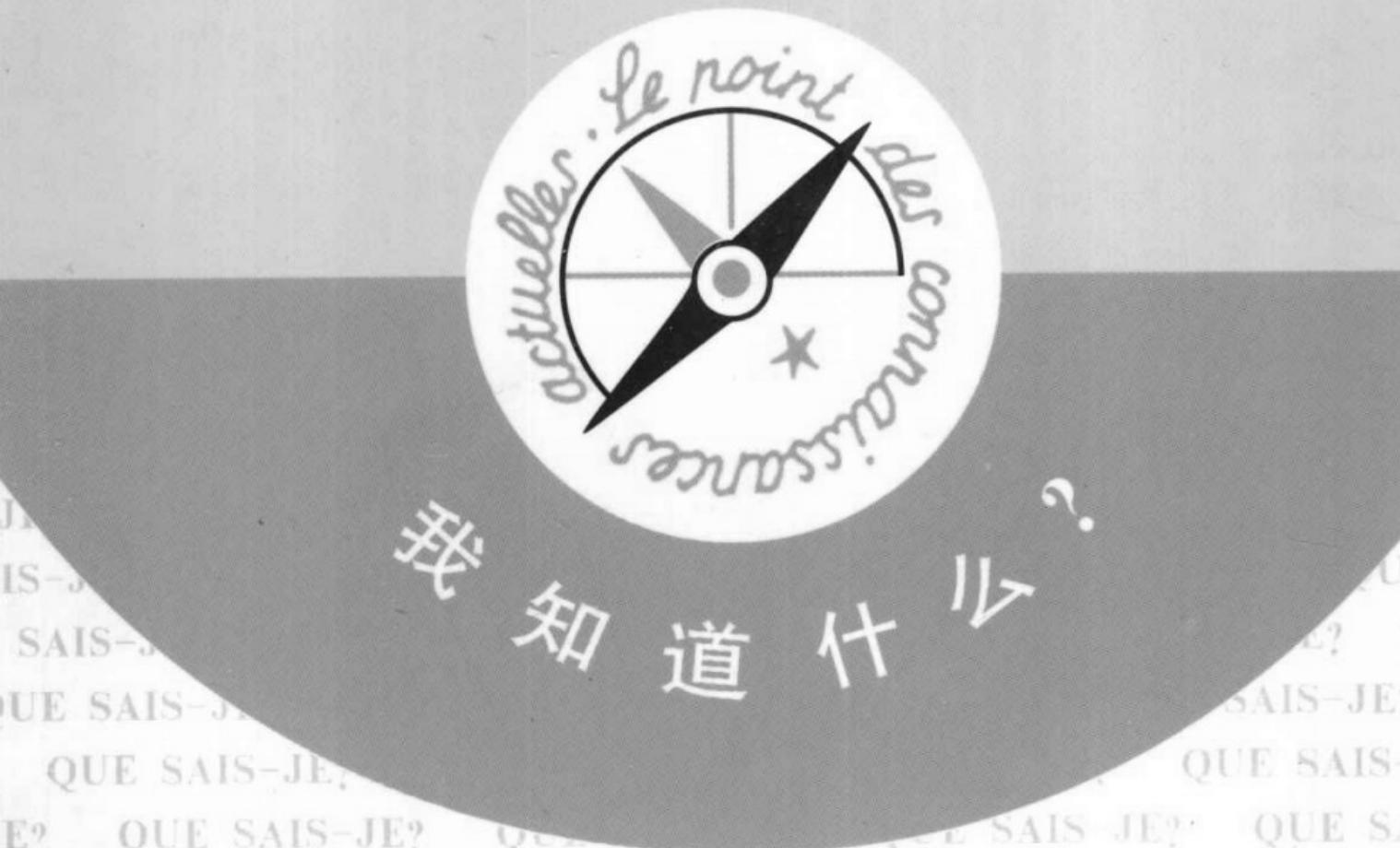


# WO ZHIDAO SHEN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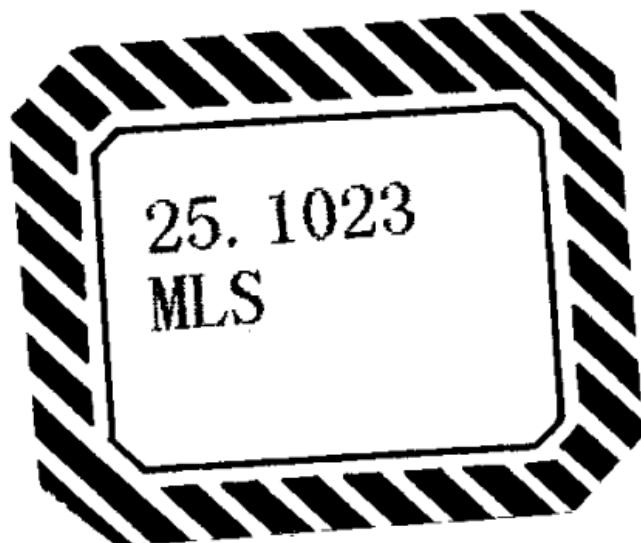
## 十字军东征

〔法〕塞西尔·莫里松 著

# 十 字 军 东 征

[法] 塞西尔·莫里松 著

冯 棠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 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字军东征/(法)莫里松著;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2658-X

I. 十… II. ①莫… ②冯… III. 十字军东  
征(1096~1291) IV. K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7627 号

我知道什么?

十字军东征

[法]塞西尔·莫里松 著

冯 棠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ISBN 7-100-02658-X/K·563

---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32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4 1/8

定价:7.50 元

# 《我知道什么?》丛书

##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 目 录

序言 .....	1
<b>第一章 十字军东征的起源 .....</b>	<b>4</b>
<b>一、长远原因 .....</b>	<b>5</b>
1. 耶路撒冷朝圣 .....	5
2. 对非基督教徒战争变得合法 .....	8
3. 11世纪末心态中的东方形象 .....	10
<b>二、近期原因 .....</b>	<b>11</b>
1. 十字军东征开始时的拜占庭： 一场误解 .....	11
2. 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发出号召 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宣道 .....	16
<b>第二章 从第一次到第三次十字军东征：</b> <b>创建与保卫圣地拉丁国家 .....</b>	<b>21</b>
<b>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与亚历克西一世         康穆内纳 .....</b>	<b>21</b>

二、面临分裂之敌,十字军节节胜利	27
1. 近东的分裂	27
2.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与最初的征服 (1099—1125 年)	29
三、伊斯兰教徒重占主动(1125—1188 年)	37
1. 摩苏尔“幼君之摄政”与反法兰 克人圣战(1125—1145 年)	37
2.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失败(1148 年)	38
3. 进攻与反攻:反对努尔 - 阿德 - 丁 的斗争(1148—1175 年)	40
4. 萨拉赫 - 阿德 - 丁与第一耶路撒冷 王国的末日(1175—1188 年)	43
四、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与“现状”的确立 (1187—1193 年)	47
<b>第三章 13 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偏离与无力</b>	<b>52</b>
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改变方向与希腊 拉丁国家的建立	53
二、有系统的偏离: 13 世纪的政治 十字军东征	60
三、圣地休战与十字军东征(1198—1254 年): 与阿尤布王朝共处	63
1. 休战	63
2.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7—1219 年)	65

3. 腓特烈二世的(第六次)十字军 东征(1228—1229 年) .....	66
4. 巴勒斯坦的内战与耶路撒冷的 丧失(1229—1244 年) .....	67
5. 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3—1249 年) …	70
<b>四、在蒙古人和马木留克骑兵之间：</b>	
叙利亚—巴勒斯坦十字军殖民地 的终结(1250—1291 年) .....	71
<b>五、14—15 世纪十字军东征的计划与企图</b> …	76
 <b>第四章 十字军东征的结构</b> .....	81
一、筹备：宣道，组织，投资 .....	81
二、发运：军需供应，部队与金钱输送 .....	86
三、十字军东征的军事组织(兵员、 指挥、战略、战术) .....	90
<b>四、军事需要对十字军国家政治结构的影     响(封建制度、军事修会对圣地的防卫)</b> …	95
<b>五、十字军国家的“殖民”制度</b> .....	102
 <b>第五章 十字军东征在中世纪世界</b> .....	107
一、十字军东征在西方基督教 国家的意识中 .....	107
1. 教会信条 .....	107

2. 十字军东征的“骑士”精神	109
3. 十字军东征的“人民”精神	111
4. 十字军东征批判	114
5. 十字军国家的文明	117
<b>二、东西方对抗中的十字军东征</b>	<b>120</b>
1. 拜占庭与十字军东征	120
2. 伊斯兰教徒与十字军东征	123
<b>结语</b>	<b>128</b>
<b>注释</b>	<b>130</b>
<b>参考书目</b>	<b>138</b>

## 地 图

<b>十字军东征时代的近东和中亚</b>	<b>13</b>
<b>十字军国家</b>	<b>24</b>
<b>十字军东征路线</b>	<b>48</b>
<b>阿尔苏夫战役</b>	<b>50</b>

# 序　　言

十字军东征(croisade)一词并不常见，而且出现得较晚：13世纪中期出现于中世纪拉丁文中。该词相应的阿拉伯语词为 *hurub assalibiyya*，意即十字战争，直到奥斯曼帝国时期才出现。实际上，在东方人眼中，十字军东征长期以来一直同其他战争一样，是法兰克人进行的战争。法兰克人首先是朝圣者，他们自视为“基督的战士”，“佩有十字标志”(crucesignati)，后来由此产生了十字军东征一词。中世纪文献经常用十字军东征指“耶路撒冷之旅”(iter hierosolymitanum, via Sancti Sepulcri)，13世纪，在十字军东征运动更加常规化之际，遂冠以(“小的”、“大的”或“普遍的”)“通过”<sup>[1]</sup>之名。在所有这些说法中，隐蔽的朝圣思想始终占上风：儒安维尔<sup>[2]</sup>仍旧谈“十字架朝圣”。14世纪，西方即使不是在法律上，也在事实上放弃夺回耶路撒冷，这时十字军东征便带有“海外旅行”之名。更确切地说，我们这里所言**十字军东征**，是指由教皇决定的军事朝圣，教皇给与

十字军东征参加者教会的与尘世的种种特权,为他们确定的目标是拯救耶路撒冷基督陵墓。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 15 世纪起,尤其是在 17 世纪,撰写历史的作者们来理解军事朝圣的:1611 年,邦加尔<sup>[3]</sup>在其《法兰克人的圣战》中,收集了关于十字军东征的主要文献;1682 年,曼布尔出版了一部《十字军东征通史》;而在 17 世纪中叶,拜占庭历史家《全集》(人称《卢浮宫的拜占庭》)的编纂,则使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希腊作者们为人所知。这一出版工作始终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利用开发。邦加尔也许过份赞美的十字军东征,受到托马斯·富勒<sup>[4]</sup>(《圣战史》,1639—1647 年)和伏尔泰在《风俗论》(1756 年)中,怀着相反激情的分析。那时,十字军东征一词变成了不管任何原因由教会支持的战争和狂热表示的同义词。19 世纪,随着对东方和对中世纪基督教的兴趣重新产生,十字军东征的境遇比起狭义地再次考察,更为有利。“近代”最早的十字军东征史能同时利用拉丁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史料,应归功于德国人(威尔肯,1807 年,和西贝尔,1841 年)。在法国,米肖的《十字军东征史》<sup>[5]</sup>(1829 年)赞同法国人在东方的功绩;同时亦有《十字军东征丛书》,节自欧洲的、希腊的、阿拉伯的和突厥的编年史;尔后还有铭文学院精心出版的《十字军东征历史家文集》

(1848—1906 年)。19 世纪末,拉丁东方学会在其《档案》中发表了许多其他资料,在其《杂志》中发表了属于德国学派和法国学派的新的批判研究。由于这些研究,20 世纪得以产生好几部集成:R. 格鲁塞的著作(1934—1936 年),涉及法国在叙利亚的介入,深受影响,S. 朗西曼的著作(1951—1954 年)更客观,更少欧洲气。最后是宾夕法尼亚大学集体撰写的历史(1969—1989 年)。

这些研究大多数把十字军东征史与直接或间接产生于十字军东征的“拉丁东方”国家史混合在一起。由于知道它们的联结关系,我们倒愿意局限于论述十字军东征史,和局限于论述一直是十字军东征根本目标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十字军国家史。这就构成可以称之为十字军东征的“正面”史。“反面”十字军东征史也有:偏离到圣地以外别的目标的十字军东征史,或教皇颁给十字军东征法令的历次战争史,以及它们激起的反抗史。我们在本书中坚持后面这一常常被忽略的方面,因为理解十字军东征及其变化发展,在我们看来,与理解反十字军东征,是分不开的。

# 第一章 十字军东征的起源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宣道引起集体冲动，连发起者教皇乌尔班二世都感到吃惊，我们也一直惊异不止。30 多年以来，为数众多的研究致力于十字军东征起源问题，指出了主要因素，常常偏重于所研究的因素，而排除其他因素。人们能够正确地强调指出 11 世纪末社会经济状况：人口增长，可耕地缺乏、货币经济和交换发展，意大利开始在地中海进行扩张。这种状况部分地解释了推动某些西方人（或多或少缺乏土地的贵族、追求物质和精神的生活水平改善的成群穷人）奔向东方的运动，使之成为可能。我们更愿强调那些解释这种冲动何以采取十字军东征形式的特殊因素。首先是长远原因：耶路撒冷朝圣，另一方面，反对撒拉逊人<sup>[6]</sup>的“遵守教规的”战争之教义与实践。十字军东征思想产生于这两种传统的相会。要发动十字军东征，必须有某种方式的催化剂：近期原因或借口，对东方一无所知助长了那种思想，

以为东方基督徒受土耳其人压迫，要给与援助。

## 一、长远原因

**1. 耶路撒冷朝圣** 在中世纪文献中，十字军参加者长期以来一直是朝圣者(peregrinus)，是耶路撒冷之旅完成者。到圣地朝圣自然是十字军东征的首要因素之一，几乎完全说明了十字军东征特性。尘世的耶路撒冷，“圣山”，“上帝城”，“置于万国中央”(《以西结书》第2章第2节)，“万民之母”(《诗篇》第87章第5节)，对于基督徒来说，一向是精神世界的中心。此地由于希伯莱传统，正如奥利金<sup>(7)</sup>所云，增加了探寻基督遗迹的愿望，遂更加神圣：耶稣诞生岩洞、髑髅地、圣墓，在君士坦丁时代<sup>(8)</sup>重新发现，并在那里建造大教堂，同时真十字架这宝中之宝，成为崇拜的对象。然而朝圣并非一种义务：圣哲罗姆<sup>(9)</sup>认为是信仰表示，但也承认不是必不可少的：在圣奥古斯丁<sup>(10)</sup>看来甚至有害，时尚驱使某些帝国宫廷贵妇逗留在圣地，遭到希腊教父尖锐批评。基督教徒奔赴巴勒斯坦的潮流未受影响。罗马世界末期，由此产生的不安全与阿拉伯人的征服，也未能阻止这一运动；运动坚持到7世纪和8世纪，尽管势头减弱。从此以后，路途的困难成了朝圣修行的一部分。基

基督教徒抛弃自己财产，甘愿承受苦难和死亡而去追求，《使徒行传》作者常常譬之于希伯来人奔向希望之乡，甚至譬之于投身耶稣受难。从 7 世纪起，朝圣列入符合教规的苦修，爱尔兰教会极力在凯尔特传教士活跃的大陆上，推广这种习俗。思想混淆模糊是可以理解的，尽管遭到官方谴责（813 年沙隆宗教会议），朝圣可洗刷罪孽的思想传播开来。9 世纪中叶，知名的朝圣忏悔者第一人是法国贵族弗罗蒙，很多人紧随其后，最著名的是诺曼底公爵“魔鬼”罗贝尔和安茹伯爵富尔克·内拉，为给其深重罪孽赎罪，他们曾多次旅行圣地。实际上，11 世纪已将朝圣作为忏悔，加于破坏教会所努力在拉丁基督教国家建立和平的那些动乱煽动者身上。

另一方面，从 10 世纪末起地中海的和平也有利于不断扩大的朝圣运动。穆斯林海盗劫掠在普罗旺斯（972 年）和克里特岛（961 年）的结束，拜占庭海军控制东地中海，匈牙利皈依基督教，拜占庭政权从保加利亚扩展到叙利亚北部，使通往圣地的海陆道路危险减少，法蒂玛王朝<sup>[11]</sup>允许朝圣者交纳过境税，在圣地完全自由。哈里发阿里－哈吉姆下令进行迫害，也是针对犹太人的。并最终拆毁圣墓（1009 年）只是一个例外插曲而已。不久法蒂玛王朝与拜占庭帝国达成协议，修复了圣地。基督教国家为之感动，

但其反应只是强迫欧洲定居的一些犹太人社团皈依基督教,或对之进行屠杀,认为他们对悲惨事件负有责任。

11世纪初,尘世耶路撒冷的命运关系不大;对许多朝圣者来说,它只是天堂耶路撒冷的不完美形象,人们但愿在这地方死去,马上进真福,就像那位奥顿的利埃博,他的祈祷灵验了。1033年前后,在近基督之死一千周年的时候,“人山人海从全世界汇聚到耶路撒冷救世主墓来。开始是下层阶级的人,然后是中层人民的人,往后是所有最大人物,国王、伯爵、侯爵、高级教士,最后是……许多妇女,最高贵的与最穷困的……”。“大多数人有在回国前死去的愿望”(拉乌尔·格拉贝尔)。

11世纪耶路撒冷大量修道院的兴建,使这一愿望实现,在圣城结束新生了的生命。

灵魂平静阻止不了东方朝圣者大量到达,并且运动组织了起来;在路途上,甚至在耶路撒冷,收容所增多,常常由克吕尼修会修士创办维持。大人物旅行伴以武装随从,一群朝圣者往往跟随其后,利用护卫队作保护;在有些情况下,这些人群构成有等级组织的真正远征。诺曼底的罗贝尔随身带走好几百人,德国主教班贝格的贡泰尔,1064年可能带走好几千人。被剥夺精神物质财产,没有武装而完成

的个人朝圣，变成了炫耀力量、甚至奢华的集体事业。东方通道常常经君士坦丁堡，看到拜占庭的富庶景象，的确激起一争高低的天真欲望，即使没有可能，也要显示勇气，证明高出一筹。如果穷人凭借强制而无法选择的、由期待而改观的苦行主义，继续进行朝圣，武人们则从中看到宗教修炼，也看到冒险事业<sup>[12]</sup>。但是越来越多的成群朝圣者的财富，激起贝督因人的贪欲，基督教徒——诸如 1065 年邻近拉姆拉的那些德国人——往往被迫使用他们的武器，心中的痛苦比教会编年史家宣传的要少。不久，使用武器将得到教会祝福。

**2. 对非基督教徒战争变得合法** 实际上，原始基督教传统依据《马太福音》第 26 章第 52 节原文（“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和《哥林多后书》第 10 章第 4 节原文（“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谴责动用武力。从 9 世纪起，与此传统相反，西方教会提出合理战争的理论：首先信守圣保罗思想的圣奥古斯丁，不得不承认对精神武器无法战胜的异端分子进行战争属于必要，并且确认防御战争合法。战士得到天堂报偿许诺，合理战争的概念逐步走向圣战概念。9 世纪，罗马受到匈牙利人、诺曼人或撒拉逊人入侵，教皇努力创建保卫“基督教祖国”的“基